

消失的房子

大丙

最近常常梦到老家。我和家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在从前的房子里，灶台、八仙桌、天井、吱呀作响的大门，如时光穿越般历历在目。那些早就遥远的事物，就那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。在梦里，有时我是和我的父母兄弟一起，有时又是和先生儿子一起。仿佛一条长长的时间轴被切成了碎片，忽而飞过一些零乱的片断，不同时间的人和事就这样交错在一起。那些被我遗忘的过往倏忽而至，清晰而又真实，仿佛某个平行时空里，还有一个从未离开村庄的自己。

有一次，梦中的我走进弟弟结婚的房间，看着光洁的地砖和新漆的家具，我感叹着时光纷飞却一切依旧如新。还有一次，梦里的我，爱人以及已经长大的儿子，在老家天井的廊道说着什么，沉沉的木门虚掩着，一道阳光落在土灶上。那种感觉，好似我从未离开，老家的一切如昨日般停留在那里。

现实生活中，老家的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事，早就模糊不清。我和父母弟弟偶尔聊起时，还会为某个细节争论不休，也不知道是谁的记忆出现问题。但这些并不妨碍我的城市生活被各种梦打断，突然跳回到某一个过去的时间，然后清晰地看到被我遗忘的从前。

记忆中的房子，其实只剩了衰败。

自从父母到城里陪外婆、带孙子，老家的房子像是一下子变老了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父亲和母亲都要为房子如何修缮吵个不停。他们总是惦记房子，父亲想要冒着违章的风险翻新重建，母亲觉得反正近年不会去长住，稍微修缮一下就可以了。

老家的房子，其实并不是很老。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些空地，是如何长出房子，如何长成后来的家。东北侧是泥瓦房，那是和大伯分家后，父母最早自建的房子。母亲直到今日都还常常念叨，哪些邻居帮我们家夯过土墙，当年建房又吃了多少粮食。再之后，父母像燕子衔窝一样，把家一点一点变大、变好。他们日夜劳作攒下的钱，都花在那些房子上。随着我和弟弟的长大，房子变得越来越好看，屋内的家具电器也变得越来越现代。

老家最为荣耀的时候，是两层半小洋房的拔地而起。小洋房是依照专业人员绘制的图纸建造的。我至今仍记得那张图纸上的房子，显得小资而且洋气，几乎和我们的村庄格格不入——那应该是我当年心中最漂亮的房子了。由于有专业人员的设计，小洋房科学了很多，坐北朝南，有着好看的阳台和宽大的玻璃窗。如今想起来，比起城里盒子一样的房子，那幢独自伫立在省道外侧的房子，称得上是大房子了。

小洋房的东面紧贴着老瓦房，南面是一大块自家的空地，视野很是开阔。父亲在空地上种了一棵柚子树，又在西南角开了一小畦菜地。母亲在菜地边缘种下一排月季，告诉我们这是用于观

赏的花卉，而不是蔬菜水果。当时的我大为惊讶，小时候的我一直以为母亲是痛恨一切无用的东西的。

父亲在空地的中间挖了一口井，井水甘甜，冬暖夏凉。他在井底装上电动机，又在井面盖了水泥盖子，拼成一张户外的水泥桌。父亲常常得意自己的创造发明。之后，那井盖就成了全家的活动中心。我们会在井盖上吃饭、下棋、打牌。每年的八月十五，我们围着水井吃月饼，看月亮里的吴刚砍桂树。

房子的北面是一片水田，水田有时是金色的稻谷，有时是碧绿的秧苗。水田之外，就是瓯江和湿地平原了。瓯江和湿地之间有一个常年碧绿的小岛，我们都叫它中央洲。那个年代，我对美学还十分懵懂，只会反复地和家人说，我们家窗户真像一幅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便是真正的一线江景房了。

只是小洋房和江景，都没能阻止我们的逃离，我们甚至是拽着父母逃离的——当年的我们恨不能连根拔起，彻底地远离那个村庄。在我们的唆使下，父母以照顾外婆、接送孙子的名义，也渐渐远离了村庄。他们起初是打算临时进城帮衬几天的，却不想老家的房子一经离开就迅速地衰老了。

回顾房子老去的过程，似乎和日晒雨淋、蜘蛛的攀爬有关。家具表面油亮的木漆，像老人的皮肤一样褶皱、结痂、起壳、脱落。裸露的木头逐渐皮开肉绽，像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。蛛网占领了老家大部分的室内空间，到处悬挂着蜘蛛们的战利品。在蛛网摇晃的间隙里，父母的拌嘴、我和弟弟的打闹、母亲的喋喋不休，都在满屋的灰尘中变得愈加飘渺。曾经雪白的墙壁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也在风雨的侵蚀下，渐次开裂、脱落。所有的房间似乎都在漏水，墙壁上到处是发霉的斑驳。对于房子的衰败，我们早就视而不见。我们只在清明、冬至、除夕这几个节日回去一下，拭去八仙桌的灰尘，摆上城里做好的祭品，就算回过家了。

记得刚开始的几年，父亲常常会以田地不能荒废为由回去小住。他在我们的房子里，一次次地补漏、翻瓦，和衰老的房子抗争。他挥舞生锈的锄头和柴刀，一遍遍地歼灭肆意生长的荒草。父亲的抗争持续了近十年，却还是输了。让父亲败下阵的，是他的年龄。当他爬不上屋顶时，当荒草没过他头顶时，父亲终于屈服于他的身体。他认输了。

后来替父亲最终战胜房子和荒草的，是政府。我们的房子、田地、丘陵，都被列入征用范围。我们终于摆脱这些破败却不许重建的房子。那些让父亲寝食难安的田地，也因为征收，让父亲彻底放下了作为农民的罪恶感。就这样，父亲母亲一点一点垒起来的大房子被换成了钞票，然后那些钞票又换成了城里的房子。

礼陂重访

陶雪亮

名严千金。岳母问：“你的小名是叫‘娇毛’吗？”仿佛对上了解号，这个中年妇女笑着忙不迭地说：“是的是的！”她解释，现在村里人还都这样称呼她，真名反倒鲜有人知。岳母说，你的父亲那时双脚脚大，村人都叫他“冬瓜脚”。严千金也笑着点头。她有些感动，也有些激动，得知我们还没吃晚饭，忙掏出手机给她住在县城的儿子打电话，叫他在崇仁县城给我们预订吃住的地方。崇仁县城距离礼陂镇15公里，开车要20多分钟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们忙推辞。严千金说，你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看得起我们。说什么也要尽一下地主之谊。

说话间，妻子从车上给她和两位带路的村民各拿了一袋水果零食饮料。岳母问及当年另一户邻居，儿子名叫袁高升，他的母亲非常慈善，当时经常送来蔬菜等吃的。严千金说，现在，袁高升和他的母亲都不在了，他家就住附近不远。于是，她又带领我们去拜访袁高升的家人。开门的是袁高升的妻子，墙上挂着他的遗像。她说袁高升55岁时就生病了。岳母给他母子上了一炷香，塞给他妻子一个红包。岳母说，他的母亲当年就像亲娘一样待自己，可惜一直无以为报。正说着，刚才那位带路的中年妇女从家里拎来一薄膜袋土鸡蛋，说什么也要我们收下。盛情难却，三姐只好接了过来。

见我们要动身，严千金一定要陪我们去县城。她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说是这些天腰椎病发作，压迫神经。我们以此为由，让她别去了，心意领了。她却不为所动，一定要一起去。一旁的袁幼基说，那他也回家开车过来，一同去县城，晚上顺便把严千金捎回。拗不过他们的热情，我们前一后，一起开车去崇仁县城。

那边厢，严千金的儿子朱海波已在一家小炒店门口等候。他说，现在大的酒店已打烊，就在这家同村人开的小店将就一下。也不知我们的口味，让我们点菜。吃毕，无论如何，不让我们买单。吃饭时，他拿出两张已开好的房卡交给我

老房子拆除之前，我们全家一起去清理了屋内屋外的物件。城里的小房子显然没办法堆下大房子累积数十年的物件。那些我们曾经视若珍宝的、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不舍得丢弃的东西，不得不在我们一遍遍地拿起之中又放下了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从未留恋那个房子，就像从未留恋那个村庄。我们村子的人，似乎都为能够挣脱这个村庄而倍感兴奋。然而，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层层堆积的旧物时，遥远的时光就跟着飞扬的尘土一帧一帧地盘旋起来。我终于意识到，以后再也无法回家了。原来，之所以从未留恋，是因为它一直都在，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回家。

最终，我们丢弃了大部分的旧物，就像丢弃了大部分的自己。

之后，我常常开车经过村庄，看我们的房子被推土机一间一间地推倒，看村庄的石子路被废墟一点一点地淹没，看后山的山顶被挖土机一截一截地削平……那个面向瓯江的小村庄，在我们的注视之下消失不见了。那些老了的物件，也连同老了的房子一同消失了。我和父母、弟弟几次站在村庄的废墟上，辨认每家每户的位置，却无论如何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村庄。那几日的我常常想，这么一块小小的土地，究竟是如何容纳一个村庄的。

村庄拆除后，我曾经到处寻找农村的房子。那个阶段，我执着于寻找一个依山靠水的村庄，一座也有着院子和天井的房子。我想要把那样的房子装修起来，让父母住进去，让我和弟弟还有我们的爱人孩子都住进去。我还要把母亲不舍得丢弃的老物件，从城里小房子的床底下、地下室搬出来，搬进某个农村的大房子里……然而，这一切终究未能实现，我始终未能找到那样的房子。再后来，我发觉父母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去乡村居住了，才彻底放下这个念头。

前几日，父母说要去安置小区吃宴席。在安置地块千篇一律的房子里，村庄的人都成了城里的人。只是，每座房子的窗外，再也看不到水田和瓯江，更看不到开满杜鹃的后山。那日父母回来时很是开心，不断地和我说着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，他们似乎被触发了某个链接过去的开关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离开村庄的父母是孤独的。

我们离开村庄的时间，按父母离开的时间算，大概也有二十来年。但真正让我感受到离开的，是房子被拆除的时候。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房子，连同村庄一起消失时，我才意识到——我们是真的失去那个曾经的家了。

我不知道那些老是跑出来的梦，是不是这些念头作祟。能确定的是，关于老家的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事，醒着的时候确实忘得差不多了。

们。住宿的钱，也是好说歹说，不肯收。我们心里思量着，那就明天包个红包给他的妈妈，然后再让她带我们去一趟徐家村。

次日上午，回到礼陂镇，再见严千金，岳母拿出一个红包，严千金态度坚决地摆手：“你们再这样见外的话，不带你们去徐家村了。”岳母只好先作罢。

严千金说，徐家村是啥口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，前些年曾发生山体滑坡，村民已全部搬迁。我们经过啥口村委会时，遇见了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德富。得知我们来意，他说，他就是徐家村人，至今还清楚记得小时候村口外岳父母的砖瓦窑及茅铺位置。他还热情地驱车带领我们前往徐家村旧址。车子开出不远，转入一个山口，眼前现出一畝良田。在一处稍开阔的路边，我们的车停了下来。刘德富指着路边一丛芒草说，这就是你们当年的砖瓦窑所在地。然后指指不远处说，以前的茅铺就搭这里。岳母也一眼认出这些地方，特别那几个茅铺旁的坟堆，记忆深刻。她指着当年搭过茅铺、现在野草茵茵的一处草地对我说，当年农历六月廿九，我妻子就出生在这里。那天傍晚，知道自己快生了，岳母去徐家村一个仓库拿一床寄存的棉絮被，被村里的三位老婆婆看见了，她们都是过来人，一眼看出是怎么回事，便不请自来帮忙。半夜里，也不知几点钟，我妻子呱呱坠地。三位老婆婆不顾蚊虫叮咬，直到母女一切收拾妥当，才放心回家。岳母说：当时，只给了三位老人几块肥皂，一直心存感激，后来也没谢情。

告别严千金时，岳母想了个办法，将红包放进一袋水果里，让严千金务必收下。严千金笑着推辞，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是不会要的。”

无计可施，我们只好将这份让人感动的情谊暂且收下，回去后再给她寄些土特产，聊表心意吧。

车子缓缓离开礼陂镇，这个至今没有一家宾馆饭店的小镇，因这里每一个遇到的纯朴友善的人，让我们如沐春风，心里暖暖的。

诗词之窗

鹧鸪天·白云山踏春

周加祥

三月桃花正盛开，红肥绿瘦梦中来。诗翁漫步春云路，林鸟欢歌涧水台。

原生态，洗心怀，空山灵秀净无埃。人天意境相相处，一路金银到九垓。

玉蝴蝶·龙泉溪头村

雷美芬

深林溪水声威，惊起鹭儿肥。茂竹鸟鸣依，流霞叶落归。

移烟亲袅柳，温酒酿情诗。瓷玉出山麓，古窑千载辉。

虞美人·山村秋夜

金丽红

夕阳西下余霞晚。修竹云峰伴。一轮皎月入云空。山树呢啾花影、新朦胧。

松涛唱和吟心暖。何处歌声婉。晚风轻拂韵悠长。谁共一山星斗、煮茶香。

鹧鸪天·合家欢

季资荷

四世同堂古所求，蛇年春暖乐悠悠。孩提习步欢如蝶，耄耋追孙喘似牛。

搭积木，踢皮球，男童爱把妹儿揪。欢腾老少翻天闹，笑语喧天满院楼。

满庭芳·九龙口新村

廖恒民

闽浙边陲，九龙山下，入眸皆是春光。姹紫嫣红，庄院比天堂。树阁巍峨耸立，竞相映、金碧辉煌。仿徽派，白墙黛瓦，气宇更轩昂。

欣然回首望，追寻历史，源远流长。觅陈迹，遗踪老舍茅房。盛世乾坤在握，层楼上、奕采飞扬。升平世，和谐顺畅，黎庶乐安康。

秋思

陈水根

东流逝水映霞光，回首尘情鬓早霜。
烟雨迷蒙游子梦，荷田森渺晚风凉。
三秋硕果随心愿，一曲清词染墨香。
莫叹时光催我老，丹枫黄菊胜芬芳。

咏松阳

吴莉梅

江南秘境净埃尘，开放争先面貌新。
水秀村优招远客，花明柳暗引贤人。
晨听鸟语千山绿，晚对情歌万壑春。
蝶舞蜂飞纷起闹，不辞长寄百年身。

松阳香茶

叶传凯

云环雾岭润茶乡，绿染松阳似画廊。
万顷烟霞凝玉露，千重翡翠吐幽芳。
银针倒立澄泓澈，汤叶翻飞琥珀光。
一盞沉浮观世态，清风满室自留香。

咏生态村内冯

吴岳坚

峦峰苍翠任流芳，竹海岚烟峡谷长。
溪水欢歌添韵味，山花扑面带幽香。
儒风摇曳千年景，诗语铭碑一扇窗。
纵览松涛姿妩媚，九门寨里笑声扬。

咏雅林村

叶则东

青山悦目卧祥龙，天降明珠入画中。
鱼稻共生传古韵，牛羊竞赛秀英雄。
村中庭院农家乐，梦里水乡游子崇。
鸟语花香心自醉，人间福地靓苍穹。